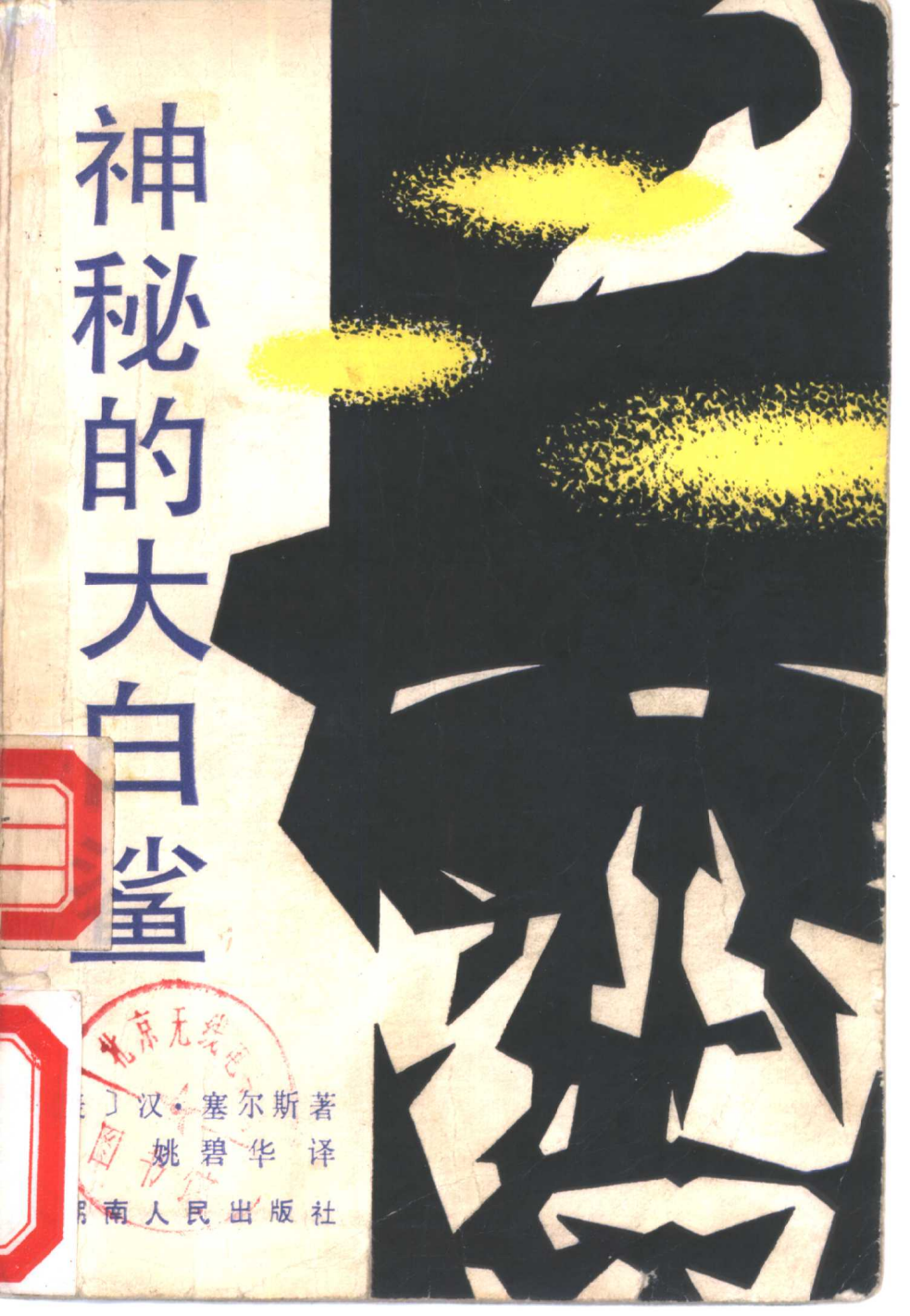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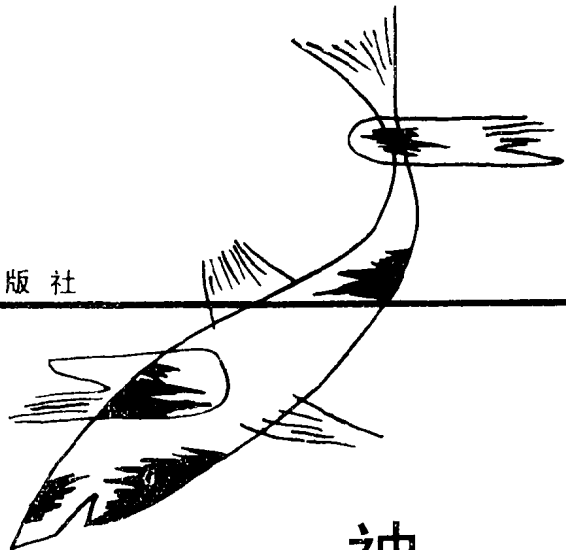
神秘的大白鲨

丁·汉·塞尔斯 著
姚碧华 译
南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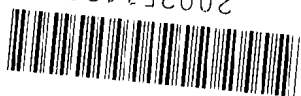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大白鲨

200251422



JAWS 2

根据美国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1978年第6卷译出

神秘的大白鲨

〔美〕汉·塞尔斯著

姚碧华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38000

印数， 1—23000

ISBN7—217—00184—6/I·88

统一书号：10109·2134定价：1.30元

新书目，87—33

序

那头巨大的白鲨死了。在那个梦魇般的夏季里，那致命的鲨鳄一次又一次地在长岛阿米梯海滨出击。警察局长马丁·布罗迪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同这条鲨鱼对抗——并且赢了。

现在，时隔四年之后，阿米梯市从这场动乱中摆脱出来。旅游业又兴旺起来，赌博娱乐场的建设获得批准，给城市经济带来新生。

随即却开始发生许多意外：两名潜水者失踪，一条船没有明显原因地爆炸了。

布罗迪在处理这些紧急情况时，产生了谨慎的怀疑：是谋杀？还是预兆着更大的阴谋？……

FA692/05



第 一 部

一轮血红的太阳在正前方冉冉升起。

一条白色的哈特莱斯式汽船“卡萝基小姐”号驶出塞格港，轻轻悄悄绕过蒙托克海岬。它离开长岛海峡，出现在公海的海面上随波起伏。两名带着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拉开距离地高踞于它的驾驶台上。

两人中稍高的那个是长岛的产科医生，用手挡住奔泄而下的阳光。矮个子是曼哈顿^①的律师。这两人除了对潜水都感兴趣外，无任何共同之处：这种兴趣与他们的年龄实在不相称。这条船的

① 曼哈顿，纽约城的一个岛屿。

所有权两人各占一半。不过除了夏季的周末，他们从不见面。

每次跳下水医生都对头几下割扇贝的潜水很畏惧。首先仪器令人感到陌生。其次水又冷又朦胧。何况这里，安米佛附近，还潜伏着一个幽灵。

那怪兽死了。医生曾读过《长岛新闻》上的所有报导但忘光了。曼哈顿的律师则极少想到《时报》上的那些图片。但两人的潜意识中隐隐约约地浮游着一个秘密的鬼魂。

医生突然感到冷起来。他瞥了一眼正在测水深的探测仪。他们在寻找一块他们知道的海底岩石，但仪器上的曲线图却耐心而细致地描绘着平地。医生想象着下面的湿泥淤块。

他发抖了，滑下驾驶台的梯子。他从船舱绞索架槽的后面拽下他的塑胶上衣，绕过去走入船舱。他穿上这沉甸甸的衣服。

他整平衣服后仍在发抖。他步入房舱，走向不锈钢的长方形暖炉，从一个架子上取下两只杯子。他给自己的杯子里倾入双份“老祖父”酒，给同伴的杯子里倒了个单份，再用炉子上的咖啡将杯子加满。他坐在下边的驾驶座上饮那杯浓酒。

地面隆起的令人不适的感觉告诉他，他们行船离岸太远，与岸平行。他用双筒望远镜从右舷窗口向外看。相距还不足半英里的纳匹奇、阿迈根斯特、东汉曾顿和沙加波那克的灰色夏季别墅正在沉睡中。一个孩子沿着海滩疾冲，想摆脱一条大卷毛狗的追逐。这些别墅让医生产生了奇怪的安定感，他决定不叫同伴把船移得距岸远些。

引擎的声音突然减弱，显然测深仪测到了一处高地。

医生踌躇了一下，然后喝光他特意为上面那人准备的饮料。他走上前，垂下一只丹佛士小锚，感到海底在水下三十英尺处。当他的同伴将船缓缓后退时，他放开链条和绳索。最后把绳索拴在一只弓形的系绳栓上，打手势告诉同伴锚完全抛好了。

他从房舱沿倾斜的狭长甲板向海岸线望去。长岛沙丘上那些并肩成行的公共场所在他眼中真是千篇一律，于是他确信抛锚在安米梯门口。

那条大白鲨朝南游来，在水下二十英尺正游离她右侧的布诺克岛。她拐个弯，取道直朝蒙托克海岬游来。

她怀着孕又饥饿难当。她还是昨夜在兰塔克提岛附近吃了一群鳕鱼，之后沿着罗德岛海岸朝西南方游了整整一夜。她那六英尺高的尾巴艰难困苦地用力推动她的躯体。

她前面形成一个不可见的可怕的圆锥形，把海底直至海面扫荡得干干净净。在她前头整整一英里的海洋中都没有生物存在。海豹、海豚、鲸、枪鲳统统都逃遁了。所有这些动物都有感觉——电磁的、听觉的、震动的或心灵的——报告着她的来临。在大西洋中，她所到之处都要进行生物的重新补充。

人类没有这些感觉，如果人还有这些感觉的话，在智力上就会更占优势。不过人并不是她的主食。

为战胜她的猎物的千里眼，她通常都比她追击的动物更为迅速。她的食物几乎包括海洋中一切游动的、漂浮的或爬

行的大小生物。但是她长得这么大又临近产期，所以速度就慢了下来。

她每经过一英里就变得更加饥饿。

沿锚索下潜了一半，医生停下来。他的喘息声在调节器中很震耳。他确信在他下方十英尺一堆翻腾的绿气泡中下潜的同伴听得见他的每一声喘息。他紧握着那根半英寸粗的绳索，竭力想放松自己。如果他不能放慢呼吸，就会把空气用完而不得不到海面上去呆十至十五分钟。他不能理解这种促使他喘息的恐惧。

他的呼吸舒畅后，又开始下潜。能见度比他预期的还好——可见十五英尺或更远些。他到达海底，发现律师努力在向外翻腾的海潮中埋那只丹佛士锚。他加入进去，最后把锚爪都埋住了。

律师瞥了一眼腕上的罗盘，将拇指朝北方一弹，就开始游去，寻找那片岩丛。医生跟在同伴左后方，在海底之上五英尺处迂回前进。他又开始去体会家庭的感受。想到他那按自己的方式做的三道菜的早餐，他奇迹般地平静下来。

他边游边瞟着同伴，发觉自己在笑。那小律师用凡是金钱能买到的一切设备全付武装起来。而他的面罩是按配镜处方磨制的，所以不需再戴眼镜。他穿着等压背心。这是它的初航，他在上浮下潜地努力调节它。

律师左腕戴只罗盘，右腕戴只水下表，脖子上挂一架尼可罗斯牌水下照相机。医生想，他看起来可真象电影《毕业

生》里的达斯汀·霍夫曼，为了躲避庆祝宴藏在他父母的游泳池底。

当她游经蒙托克时，黎明开始把暗淡的光芒撒在她身上。她的眼睛漆黑、扁平、不盲，给予她一种深邃智慧的风度。哪怕在这样昏暗的光线中她也有着杰出的视力。但她继续象原先那样航行着，就象头戴电子接收器的核计员一般盲目而无思。

两年之前，离这儿不远，她被一条比她小不了多少的雄鲨追上了。尽管她在力量上占优势，他还是把她压在泥底。她被动地仰卧着接受了他那双一码长的交合突插入她双侧生殖孔。

在她怀孕前，只除了一些鲸类和她自己的亲戚网鲛和鲸鲨外，她已经比海洋中任何生物都要重。她有三十英尺长，近两吨重；比食人鲸长也比它重一半。

现在，临近产期，她腰围巨大。在她左边子宫里蜷缩着三条小鲨。她右边子宫里生活着五条，三条雌的，两条雄的。最小的一条只有三英尺长，仅二十二磅重。虽然如此，他已在子宫里幸存了近两年了，吃了上千只未受精卵，还和他剩下的兄弟姐妹一道吃掉了三十多条更弱小的亲手足。

他自己并没有脱离危险，特别是来自姐姐们的威胁，她们——由于性别的特征——一律比雄的大。如果母亲在数日内狩猎成功，她生产的卵就能满足他的手足，而他也许就活下来了。

医生几乎越过了放慢速度指着左方的律师。医生转过头，他看见了一个阴影，但不是他们去年潜水的岩石群。它是陡峭的、矗立的、人为的。

他的同伴激动地朝它游去。医生跟在他后面。一条失事渔船的船尾从阴暗处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它是一艘极大的破败旧船。长在它弯曲船侧上的螺蛳告诉他们，它在这儿已许多年了。

医生看见沙子里躺着一条大缆绳。它半埋住的失事船的四分之一的下面。他绕着船察看它伸向哪里。律师伴随在他旁边，还在竭力调整他的浮力。

医生找到了绳子的另一端。用一条粗铁链锁在它上面的是一只五十五加仑的铁筒，它永不休止地击打着船帮。船被海水冲刷而残破了，但余留的黄色油漆显示出它曾是一条浮船。

海流带着悲哀的铿锵声突然扫过船只。那“老祖父”一阵奔腾就离开了医生的血管。他很冷。

律师正在擦去长在船尾上的海草。他从腿上的皮套中用力抽出那块扇形的铁，鏖下半打螺蛳，刮下一大片淤泥。等到水澄清后，医生认出了用淡淡的桔红色写的船名“奥卡”。^①这个名字触动了某些记忆深处的东西。

突然律师脸色苍白地握紧拳头。他激动地指着破碎船尾上的名字，然后把双手手指象牙齿般叉住，将它们象一只闭紧

① 奥卡号，在彼得·本奇利作品《鲨鳄》中被鲨鱼弄沉了的一条渔船。

的鲨鳍一样扫了一下。

医生明白过来。那些从《长岛新闻》上读到的新闻、那位捕鲨人、小城镇的警察局长及那个海洋学家都出现在他脑海中。

他发觉他不喜欢它就在这里。他们为寻扇贝而来，可不是来寻失事船的；况且只有古老的东西才有纪念价值。他还觉得实际上他对扇贝也不感兴趣了。他的呼吸声又刺耳起来，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指向海面，但他的同伴摇摇头，举起照相机，把他拖到船尾边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律师退后，照相机平对着船。

医生顺从地指着那些桔红色字母，气嘴子周围带着愚笨的微笑。闪光灯一亮，刹那间一切事物都化为白色。

在此同时他听见一种类似地铁列车的声音由身后飞快地靠近。他的同伴，在沙子上东摇西晃，似乎竭力想在海流中保持平衡，摔坏了照相机，然后站住了。他盯着从医生后上方逼近的一个什么东西。气嘴子从他脸上掉下来。

医生惊跳起来，开始转身，但本能地蹲下身去，紧抓住一块破船板。他的目光牢牢地被他同伴吸引住了。一个巨大的气泡从他同伴嘴里冒出。律师伸出一条胳膊来保护他自己，照相机的皮带缠着他，于是闪光灯又闪亮了一下，使医生感到猝不及防。

绿色的海面光线渐渐消失。一个庞然大物从医生头顶上方一英尺处横扫过来，抹去了跳跃的阳光。显得过了许久，这阴影终于变成了一条尾巴，矗立着比医生都高。它挥动了

一下，几乎把他扫倒，搅起一片泥淖和淤泥隔断了他对同伴的视线。

一片死寂。那躯体发出铿锵之声。

医生抓紧木板，盯着那一片泥雾。他同伴的一只潜水用鸭脚板弹了过去，随海流直入大海。他本来可以够得着抓住它，但他没有离开船尾。

恐惧终于把他从避难所里驱赶出来。他对于死在空船舱中比死于暴露处更感害怕，他试着移动了几英尺后等待着。没发生什么。他在一股突发的勇气中蹬水游开。

他记得上升不能比他的气泡快，记得蹬水要慢、镇定而不恐慌——也许这就是恐惧调和出来的结果——也记得升至海面金色阳光中时要把嘴上的调节器换成通气管。有一阵子他还记得应当小心地蹬水，动作要向下踩，这样海面就不会因他的鸭脚板的打击而水花飞溅。

他让头从水中摆脱出来。哈特莱斯式汽船在一百英尺开外抛着锚艰难地摆动着。幸存下来的突发喜悦使他的血液温暖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朝船滑行过去。他困难地破水前进。他曾停下来一次，径直朝下凝视，除了一束绿宝石般的光芒直刺深处什么也没有。

他抬起头来。船后面一千码外沙丘旁沉睡着许多房屋。两个细小的影子沿着浪线在赛跑。自他从哈特莱斯船的房舱看见他们后，他象已过了一辈子，但那却仍是那同一个孩子同一条卷毛狗。

他突然颤抖起来。在他灵魂深处，他感到又奔流着一股

恐惧。他加快了鸭脚板的扑打，一只很响地啪地落下，接着是另一只，但他还有近三十英尺的距离要走。他不能再慢慢吞吞的步伐。还有二十英尺时，他全速前冲，不顾一切地扑打着。

距船还有十英尺时，他突然感到左腿膝上三寸的地方被牢牢抓住了。这令人吃惊，但一点也不猛烈。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他的同伴也幸存下来了，并且赶上了他，扯他大腿以引起他的注意。他把面罩沉下水去往下瞧。

使他吃惊的是看到了半条人腿，连同橡胶裤腿一起被割下，翻滚着落入深水之中。他观察着那腿，虽然完全是从上面一截大腿上分割下来的，它看上去没流什么血，不过从别的什么地方流出了一大片血很快形成了一片血雾。不知是谁整齐地作完了截肢手术：那切口是解剖刀整齐地切下的。

他突然感到浑身疲乏无力。他漂浮着，被那条旋转到深水中去的腿强烈地吸引住了。他意识到那残肢下面有个庞然大物在移动，不过在他的视线之外。那腿好象给撞了一下升上来，后来就消失了。

他的左边很虚弱。他怀疑他是不是中风了。他这份年纪还潜水确是太老了。他也许应当卖掉他在船上的股份。他又开始软弱无力地游起来。

他听到隐隐约约的地铁列车的吼声。他并不在意。他停止运动。他简直太疲倦了，无法抵制他的睡意，虽说汽船只在咫尺之外了。

随后他被向上推着。他感觉到他的肋骨、肺、脾、胃、

肠、十二指肠球都似乎在一台巨大的水压机中被紧紧地挤压到一起。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痛，

安米梯市警察局的马丁·布罗迪局长坐在他办公桌旁望着墙上的钟。它急急忙忙走向正午，用阴惨的声音鸣叫一阵又平静下来。他桌上电话的灯闪亮了。他的目光从办公室望着管理交换机的老波莉·普林敦加斯特。一致公认她是掌管午饭时候电话的人。他盯着她走来，自己却不去接电话。

“是谁打来的？”他询问。

“纳特·斯塔巴克，”她报告说，“为停车场的事。”

“见他的鬼，”他松了一口气。为伤她的心，他继续对这个电话不在乎。“告诉他，”他说，“我在回家吃午饭的途中到

他药店停一下。”

他突然警觉到，他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到过有关停车场的控告了。

“停车场？这事情一定要查看一下。”

他拿起一本交通传票由市政厅走进春天明媚的阳光中。这正是波莉让他在回家路上兜着圈子去办的那类事儿。她已衰老，就象这座她为之服务的城市。但是城市可以复兴；而波莉却未见得可以再生。

他轻轻坐在一号警车的方向盘后面，把车开上梅因路，几乎是逃跑一般朝瓦特路驰去。四年之前，哪怕在六月初，这条街的两旁也排满了汽车。但现在，尽管是星期六，也不到半打车辆歪进这个计时汽车站。

驰近这座小城中心时，他见到的建设使他精神振奋。蔡斯·曼哈顿已买下安米梯市银行和信托的全部所有权，新分行的外表已新刷上了一层白色油漆，他们还加建了为车上服务的路旁出纳窗，在星期天加班加点。银行停车场内到处都散停着承包商的卡车。

他把车停在玛萨成衣店前面的红线内，走进斯塔巴克的阴暗凉快的药店。看来连斯塔巴克的生活都好转了。在“那场动乱”（安米梯人是这样称呼它的）期间，纳特已经濒临破产了。他解雇了在店内给照片制版的亲侄儿，²开革了在老式水龙后面传送货物的男孩和女孩。一年多来纳特拒绝转让药店，除了卖药还开设了照相业务，让他那骨瘦如柴的妻子莉娜在大理石柜台后面配制苏打。